

緒光

普安直隸廳志

清·曹昌祺 修 覃夢榕 李燕頤 纂

光緒十五年刻本 二十二卷

普安廳志

普安廳志

光緒十五年
仲夏月 謹撰

原序

盤州古微盧彭濮地周武王時始入中國後世皆在
羈縻之屬洪惟我

朝

聖人首出凡雕題鑿齒莫不喁喁嚮風而所謂羈縻者今

皆設州縣置官吏密林深箐之區從古不能開闢者

皆仰承

雖明所照易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未有若

今之盛者也黔之為省於古為氏前明肇有其地然力

普安廳志

不能去土官又惜鉅費而憚于遠是以土司仍萌蘖

其間既不肯同唐三十六郡之羈縻又不能似漢九

郡之開拓以漢人雜處其中適足為害而已我

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撫有函夏

特命經略大臣戡定滇黔向之潛伏于此者得一洗而廓清

之嗣是以來平水西馬乃古州諸處昔官吏所不及

者皆鋤荆榛通徑術而置官守焉而嵐烟瘴雨毒滯

之氣自得

聖人之化天地亦為之一變矣普安州漢曰牂牁唐曰盤

州元曰于矢部前明州衛并設有土官主之後雖改
 流而土官未除至康熙年間乃裁衛歸州及後又改
 土歸流實除土官於是普安州乃與中土州縣等
 麟於乾隆二十二年冬十一月從永甯來署此象視
 事之初欲知地方事跡取往志觀之無所有粵麟聞
 周禮外史掌邦國之志職方掌天下之圖故凡省郡
 州縣皆有志書州縣無志不獨往事無稽即忠孝節
 烈亦沒沒不彰於後世其所關者甚鉅今歲之夏適
 同鄉曹孝廉達來遊黔中兼黔陽曹孝廉維祺司鐸
 茲土恣好攷核古今事屬以秉筆而商榷訂正粵麟
 任之逾五閱月書成總其事者竊得弁言簡端粵麟
 聞之書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夫帝王非聖神文武不能大一統而無外也盤州自
 元以前為羈縻明代不能泯羈縻之跡惟德動天無
 遠弗屆

聖朝實能撫有其地當是時不獨人事樂於下而

天心亦悅於上故慶雲現甘露霖靈芝生嘉禾秀闢數千年

未闢之風氣是以天不愛道地不愛寶同煥

昭代文明之盛也粵麟不敏仰荷

聖天子知遇之恩由武陵令拔永甯牧蒞任未及旬日復

荷大憲檄署普安自維俗吏不足揚掄

朝廷文治之隆惟是

國家承平百餘年斯土之民得休養涵煦于其中十五

以上上所長六十以上上所養而復設學校以教之

使邊荒僻壤之人為臣知忠為子知孝况兵農錢穀

正有司之事粵麟敢以固陋畏譏不急有以志之耶

至於事屬經始期短功忙自周以來此地之建置沿

革不及備考其詳而山川人物不無缺漏豈非憾事

然是役也特引厥端耳竟其委者拾遺補闕加厲增

華尙有待于後之君子

乾隆二十三年歲次戊寅賜月上浣奉直大夫知永

甯州署普安州事加二級興甯王粵麟謹序

自封建降為郡縣而外史外令之職廢守土者以修志非專責也。廢與睦之此志之所以多失脩也。光緒丙戌春仲昌祺來承乏是邦甫下車索閱廳志刻本已殘缺不全僅見鈔本蓋已百餘年失修矣爰集眾於庭謀籌款重脩僉曰可昌祺十年作吏筆墨久荒且行篋無書莫資考證適粵西

卓君容士以名進士宰吾縣印江李諱將歸里強延來廳共襄厥事蒐輯隱左掇右劇越二年而書成昌祺起而言曰廳之宜續志者夫豈細故哉方咸豐年間賊氛蜂起若髮若捻若狗若苗蹂躪徧天下這同治初元東南肅清朝廷始專意經營滇黔而滇黔亦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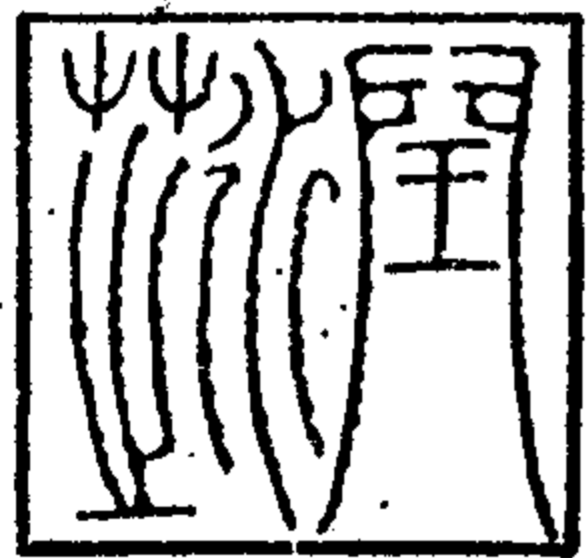
次肅清前此十餘年黔之禍尤亟廳以彈丸地內寇外寇紛起響應盤踞侵擾災無完土雖其時廳民苟且自全不無可以言議卒之戮力同心慷慨袍澤渠魁授首圍境又安迄於今城郭依然市廬無恙庠序之中濟濟稷稷之氓熙熙之皞則邦之人捍衛梓桑之功為不可沒也况以新城一役合川

滇黔率軍進討皆廳人為之鄉導衝鋒冒險所向有功事成未聞授一官自始亂以至亂平輸餉幾數十萬金未聞大吏請加一學額廳人士若惟知以五事為急冀功幸賞皆所弗計是其忠義之氣誠有足風者更何論陣亡殉難之紳民將卒盡節完貞之婦女尤不可以泯沒耶舊志修於乾隆二十

三年其時尚為州治厥後屢有建置至嘉慶十六年始改直隸廳又割廳之黃平捧鮪等營不隸與義縣夫州廳異名則設官養兵皆有張弛疆域錯置則丁籍賦役自有等差而況此百餘年中災祥著乎天物產出乎地文采煥乎人不有以表揚而闡譽之烏乎可抑昌祺更有進焉願當雲貴之襟喉達

以廣之聲援自元以來為凡用武者所必爭之地方今互市羈縻時局一變英人踞緬法人踞越恃其星緯輿地之學舟車鎗礮之藝時有狡焉思逞之心萬一敗盟隙憂實大是則道里之短長固隘之險要山洞之深邃水道之迂折六枳制盡索者所宜究心也然則是書成昌祺以為守土

之程抑不僅昌祺一人守土之程也惟願後之來者時加蒐輯勿以廢與睦之此則昌祺之所厚望幸也夫光緒己丑夏四月長沙曹昌祺謹序



初修普安州志銜名

主修

署南籠府普安州事永寧州知州 王粵麟 廣寧縣舉人

纂修

普安州學正

曹維祺 貴筑舉人

廣東番禺縣舉人

曹達

協修

普安州吏目

李之麟 直隸人附生

分修

普安廳志

卷之二

舉人

孫儁

拔貢

劉必貴

歲貢

汪升旭

歲貢

林文燦

廩生

蔣永和

增生

沈之鑫

增生

張瓊

附生

許斗炳

附生

王瑄

附生

高曜

附生

林之槐

貢生

王宏賓

分採

貢生

方紱

貢生

方融

附生

蔣上進

校對

生員

藍倬

普安廳志

卷之二

生員

李武魁

生員

董克超

生員

姚宗榮

監刻

監生

支發秀

監生

龔希璋

續修普安直隸廳志銜名

主修

賜進士出身

花翎三品銜候補知府普安直隸同知前翰林院庶吉士曹昌祺湖南長沙人辛未進士

纂修

賜進士出身同知銜前印江縣知縣

覃夢榕廣西人丁丑進士

分纂

揀選知縣普安直隸廳教諭

李燕頤遵義人癸酉舉人

督采

照磨兼襲雲騎尉

吳蘭賓廣西人附生

普安廳志

卷之一

六品銜亦資孔驛丞兼巡檢事

姚維城安徽人監生

采訪

五品銜雲南候補州同歲貢生

朱大韶

候選知縣前錦屏縣教諭丁卯科優范家佐

前恩州府教授辛酉科拔貢

張鳴盛

候選教諭歲貢生

孫承釗

候選教諭歲貢生

楊鑒修

候選訓導歲貢生

許克芳

候選訓導歲貢生

支士杰

增生

任調

增生

龔正熙

校對

候選訓導歲貢生

張繼志

廩生

王恩溥

廩生

張汝霖

廩生

張友漆

廩生

謝梓材

附生

蔣體璜

普安廳志

卷之二

附生

李正灼

附生

張芬

附生

任誠

附生

李秉珩

附生

張書洛

監刻

從九

楊富新

從九

宋為舟

凡例

一方志體例百無一同或以綱統目而分門別類未
昭畫一之程或有目無綱而增簡刪繁罕睹折中之
妙或輕重顛倒或名實乖違或不成卷帙而特編或
應立專條而附見彼此歧出莫衷一是初欲別闢徑
途不相沿襲而自我作古駭人睹聞因念黔中郡邑
志合以通志為綱茲編竊附從周之義悉遵通志之
規宗門一定得失兩忘其義例之已見通志者一
述

一舊志六閱月倉卒成書徵引故實妥協者少惟山
水人物藝文各門尚可採取一二若名宦師旅古蹟
諸門當日係隨手鈔註不相關顧意當時書吏所為
主修纂修諸君皆未一寓目耳各方志於舊志疏略
者舛繆者層層攻詰謂不正昔人之誤恐轉滋後代
之疑用意甚當然苟入得而二失自宜刮垢以磨光
得失參半已不免浪費筆墨矣舊志疎舛過當不勝
闢若逐條攻辨是直與前人尋隙露才揚己非修志
也茲編洗滌一清亦概不致辨以省卷帙

一善善從長前賢所尚然志貴紀實非比諛墓之文
茲編於忠孝節義之有實蹟者摹寫固足無稍疎漏
庶幾幽光煥發觀感有資恰未敢下一虛辭務為溢
美致掩其人之本真也

一志通於史體從其同惟揚善隱惡與史異義蓋史
以褒貶示千秋之法戒志不以懲斥傷忠厚之道且
貽外人之譏評自經喪亂廳之庸劣克悖禍全境而
犯眾怒者實頗有之不欲載亦不忍載祇附一二以
誌亂階而決公忿非敢故為其刻也

一通志立忠烈門載士人之有爵位而死者有官
守者能死其官列之名宦士庶人之致命遂志者列
之孝義竊謂義字所賅甚富今悉取以死勤事之官
紳士庶入忠烈志較得其真

一名宦祠祀考核綦嚴非實有功德及民而始終一
節者不得濫叨俎豆新章必身沒三十年後始許
奏請誠慎之也舊志載歷朝名宦多非斯土之官即王
三善陳標輩亦止立功貴陽於斯土無與焉茲取舊
志所載前明官斯土之有聲稱者遵通志體例雖未

入祠悉與存留至錢吳傳鄧四君子未嘗入告特以
都人士咏功誦義幾於戶祝家戶萬口一詞謂爲無
愧因並列名宦傳以應斯民謳謨思慕之忱若酌采
上

聞則請俟他日賢大吏

一一節之長一言之善一藝之工皆一方之望即一
方之人物也必生平盡如我意則宇宙豈有人材况
方志主顯微闡幽搜取有遺則撫衷多疚志局開廿
有二月矣徧徵學中茂才分采懼其遺也顧茲編所

登錄者多近代而前輩渺聞焉茲土風氣近古世不
乏人披前輩鄉民何相形見絀若是且吾又烏知近
代之果一一登錄否也册所有備登之不遺一人
善雖小備錄之不遺一事此則鄙衷所差堪自信者
耳

一各郡邑藝文志恒取其有關風化政教者嘲風弄
月之篇多從割愛廳境開闢未久作者寥寥留意蒐
羅富於舊志數倍才學兼勝者有之瑕瑜不掩者有
之必取其有爲而作粹然無疵則傳者益寥寥矣爰

從寬收錄藉以存一方文獻云爾

普安直隸廳志目錄

天文

卷之一

星野 氣候 祥異

地理

卷之二

輿圖 建置 疆域 附插花形勝

卷之三

山水 附橋梁

普安廳志

卷之一

卷之四

郵傳 風俗 苗蠻 附方言 古蹟

營建

卷之五

城池 公署

卷之六

學校

卷之七

考棚 書院 義學

卷之八

壇廟 寺觀 公所

食貨

卷之九

戶口 田賦 稅課

卷之十

經費 積儲 物產

秩官

卷之十一

普安廳志

卷之一目錄

官制 職官

卷之十二

名宦 土司

武備

卷之十三

兵制 師旅考上 (應為下)

卷之十四

師旅考中

人物

卷之十五

選舉 鄉賢

卷之十六

忠烈

卷之十七

孝義 宦績 文學 隱逸

卷之十八

列女

卷之十九

普安廳志

卷之一 目錄

三

耆壽 流寓 仙釋 方技

藝文

卷之二十

文一

卷之二十一

文二

卷之二十二

詩

普安直隸廳志卷之一

天文志

星野 氣候 祥異

宋景一言災或退舍於越得歲吳受其殃周禮保章氏星野之說似不盡誣秦漢而降言天文者無慮數十百家拘謹者守古法而不知變通高明者自矜博辨造作一切可驚可喜之論惑世誣天莫斯為甚蓋天官家之衆訟久矣後進之士靡所適從而又不甘自安於愚也則漫以己意附會而調停之博引繁稱

普安廳志

卷之一

一

徒煩又藻而星學益以支離

宗純皇時著論闢之千秋蕪說一旦廓清若去闇昧而睹光明中庸所謂言而世為天下則者其在斯乎王志首紀星野爰仍其舊而臚列眾說而詳辨之星圖星占則概從闕如省繁文也若夫璧合珠聯嘉禾仁獸陰陽和協寒暑無愆斯固我

朝盛德宏濟刑賞得中有以召天休而錫億萬斯民之福也普雖僻遠同我太平矣志天文而祥異氣候附焉所以窮天地萬物之變也

天文

星野

明一統志曰宣慰司參井分野普安州并鬼分野銅

仁府星分野黎平府翼軫之餘

謝東山志曰宣慰司今貴陽府貴州衛前衛今貴筑縣

龍里新添今貴定縣平越清平興隆今黃平州威清

今清鎮縣平壩今安平縣普定安莊今鎮甯州安南

普安畢節烏撒今威甯州赤水等十六衛俱參井都

勻府程番府今定番州永甯鎮甯安順普安四州俱

參井之餘思南思州鎮遠石阡銅仁黎平六府俱翼

軫之餘

沈思克志曰貴陽都勻石阡思南四府宣慰司定番

安順鎮甯永甯普安五州貴前威清平壩普定安莊

安南普安畢節烏撒赤水龍里新添平越清平興隆

都勻一十七衛普市黃平二所俱并鬼分野鎮遠銅仁

思州黎平四府俱柳星之餘

按黔志創始於明嘉靖癸丑謝督學東山嗣修於

劉中丞宿侍御萬曆二十五年江撫軍東之增修

之明代凡三修無所謂沈志也楊升菴謝志序舊

有方志殊為簡畧而不載作者姓字江志名丁酉

志鄒元標序聞公敦請予門人給諫陳君見義鄉

摺紳憲副許君吉菴大葺通志江撫軍自序則曰

今茲高世名賢揆觚登壇又得督學沈君相與印

正而潤色之通志列沈志於謝志之後名宦志稱

沈思克桐鄉進士萬曆間任提學副使會纂貴州

通志手自裁定犁然可觀意者其丁酉志乎顧何

以不屬之江而屬之沈也或疑江視事未久甫經

排纂旋以飛練堡之敗去官陳給諫許憲副均未

終事而沈提學獨司其成是不然考江鄒兩序在

任時固已成書矣文人之名雖上官不能奪也異

哉思克思充通志前後互異天下郡國利病書作

思克安順志作思充未詳孰是劉宿皆失名僅得

之康熙中閩中丞興邦省志序序稱三書今皆失

傳衛志所引當是從他郡邑志采入耳

郭子章黔記曰黔地連楚蜀總之不出鶉首鶉火鶉

火之次又曰星經載熒惑主荆州主與鬼柳張黔實
近荆州屬鬼柳似近之

衛既齊志曰黔古無分野之說一統志以宣慰司普

安州為參井愚按原書以普安為井鬼非參井也銅仁為星黎平為翼

軫沈志則以貴陽等處為井鬼而以銅鎮思黎為柳

分郭記又以屬鬼近似今按漢武所設之益州乃越

嵩犍為祥河三郡越嵩屬滇犍為屬蜀祥柯所轄二

十四邑貴陽以上皆其地也陳卓謂祥柯入參五度

而班固謂東井與鬼秦之分野西南祥柯越嵩二州

皆宜屬焉愚按三州乃益州之誤黔西州志同參詳

祥柯三郡必不以祥柯越嵩與益州平列不知漢代

越嵩祥柯稱郡不稱州武帝置益州郡與越嵩祥柯

均屬益州部班書其在可覆按也當則自平越以上

由坊本訛別不服旁考故有此誤

皆為參井無疑矣獨是思銅四郡為柳分似難為據

按唐志云翼軫鶉尾自房陵白帝而東盡漢之南郡

江夏東達廬江南郡之濱彭蠡之西長沙武陵桂陽

零陵又逾南紀盡鬱林合浦之地自沅湘上流西達
黔安之左皆全楚之分黔安即今之思南則銅鎮四
郡自應與楚同占軫翼而不入柳分也或曰祥柯既

屬益州近梁州今舍觜鬼而從參井何也曰此非臆
說也祥柯占參而不占觜陳說已明至益州占井而

不兼鬼則李淳風所云自畢十三度至井十五度屬

益州之言可驗也度之多者無如井少者無如觜是

以井兼雍梁益三州亦猶斗牛兼吳越豫章也萬曆

庚子奎星入於東井占者以為滅播之象既而果驗

此非占在參井之一證耶或曰翼軫隔柳星張三位

踰此及彼何名分野曰亦非臆說也僧一行曰懸象

在天其本在地星之與土以精氣相屬而不係於方

隅袁中儀有言遷次相配者少相反者多青正東元

行在北雍正西鶉首在南則四郡之踰柳星張而躔

翼軫何以異此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甯從其眾者

而已故輒以管見謂黔為參井翼軫分野貴陽安順

都勻平越威甯參井之餘愚按康熙三年改烏撒為

為州與黔西平遠二州畢節永甯二縣皆屬焉雍正

五年始割四川之遵義府隸貴州八年升大定州為

府改威甯府為州轉屬大定衛志修於鎮遠石阡思

康熙三十年故有威甯而無大定遵義
州思南銅仁黎平翼軫之餘
北斗七星分野

史記天官書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杓
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
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
魁海岱以東北也春秋文耀鉤荊州西南至岷山北
距鳥鼠梁州屬開陽廣雅梁州之西屬北斗開陽一
星周禮疏梁主閭陽星經玉衡第二星主益州常以
五亥日候之乙亥為漢中丁亥為永昌己亥為巴郡
蜀郡梓潼辛亥為廣漢癸亥為犍為

三台分野

普安廳志

卷之一

五

論語摘輔象梁雍屬中上本注中台之上九州繫於

三台一各各有上下

五嶽分野

星經太白金華陰山涼州雍州益州

千支分野

漢書天文志丙楚丁南夷辛西夷

按西書載地圓如球晝夜輪轉天包地外即渾天儀之說

張衡渾天如雞子地如中黃居於天內天大地小地徑二萬七千六百九

十二里圓圍八萬七千一百九十二里準以周天

三百六十度一度得二百五十里管子桓公問管仲曰地數可得
間乎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
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關令內傳地厚萬里王
嬰古今論地厚萬里洛書甄曜度周天三百六十
五度四分度之一玉堂筆紀天之有度猶地之有
里也一度畧廣三千里又春秋考異郵宋書天文
志論宿度里數見興義府志十四不可通說中西
談天家各有見地然不如西法之密也按歐米諸
國計里率稱英里視中國里數差長丈尺亦然地
圓圍八萬七千一百九十二里宿一度應得二百
四十二里餘今言二百五十里當緣中里較短之
政耶推步法解地球周九
萬里一度二百五十里

國朝欽天監參用西法推步益精普安在前明土宇濶

遠順治間猶兼有興義普安二縣地東西三百里

普安廳志

卷之一

六

南北四百里如法分度應占一度有奇黔西志謂

最爾產雖不以象緯之分秒亦未之深考耳一

統志沈志皆云普安井鬼分蓋本之華陽國志唐

書華陽國志唐書又本之漢書而誤者也漢書地

理志東井與鬼秦之分野西南祥柯越嶺益州皆

宜屬焉味其語意猶是疑文班孟堅良史才頗得

古史闕文遺意此古人所以不可及也常道將劉

昫輩輒因而實之毋乃不通於方歟且井星三十

四度自秦而蜀而黔理有可推鬼二度占關中且

不足而顧從數千里外強取之以相比附吾恐主

祠祭者未肯許人間扳援也星經鬼四星在井東

白如粉絮似雲非雲似星非星見氣而已名積尸

亦名積尸氣一名鉄鎖主死喪祠祀又主刑戮天

官書與鬼主祠事中白者為質晉書與鬼五星中

央一星為積尸主祭祀天皇會通鬼主祀事祀祖

考之象中央積尸所以象神也謝志以衛屬參井州屬參井之餘

尤非州衛同處一域轄地毗連舊州治初建撒麻

鋪距衛城三十里繼遷衛城東十里之海子鋪再

遷附郭營盤一正一餘從何剖析衛志大意以

貴陽諸郡近蜀為梁州南徼故曰參井之餘鎮遠

諸郡近楚為荊州西徼故曰翼軫之餘普安舊隸

安順是亦參井之餘也觀其言曰從其眾者曰管

見尚非妄作聰明雖然獨惜其泥舊說而未達於

事理也君子之立言也必確有定見然後敢筆之

於書又必確有定衡使天下後世曉然於斯理之

不誣而吾說之不可易然後可以獨伸已見以決

千秋之疑案游移之談聖賢勿尚也軫翼之去參

井中隔四星其不能相聯屬也明矣都勻之於黎

平平越之於鎮遠石阡相去幾何而乃並四星於

一隅強為扭合詎當星躔倘有踵其說謂與義安

順貴陽都勻黎平五郡界連粵西為揚州分野者

則斗牛之光且越盤江無水而北矣楚應翼軫正

位而入度有多寡之差躔度有彼此之殊翼所躔

軫勿能侵也軫所躔翼勿能侵也必一一求其合

某躔翼某躔軫盡荆南郡邑而區別之終嫌恍惚

無憑而况其為荊州徼外地也哉蜀之參井亦猶

是耳思鎮四郡不屬柳分節引唐書以駁沈郭之

誤似矣而未為得也唐書蓋沿全楚邊境及嶺南

西路際海之濱而劃之如畫界然非有切據也乃

欲據此以壓倒前人其失正相等耳且夫黔地非

狹小也輟長補短縱橫千里而強普安為黔省中

至思州府東界千三百里其東南西北四隅所至

各千有餘里通志疆域東西廣一千零九十里南

北袤七百七十同居覆幬之下而謂無當宿度正

位亦厚誣黔土矣抑又聞之水火金木土五星緯

星也二十八宿經星也緯星盛者率有餘氣別成

小星水之餘字火之餘羅木之餘烝土之餘計惟

金無餘金主兵理不宜過盛蓋上天好生之德也

經星或多或少時有增減而皆無餘既係之翼軫之餘參井之餘矣而徒爲是約略之辭不能舉星名以相証人其信之乎若曰此餘光之所旁屬者則歷歷白榆細數之三萬七千而未已舉頭所見其精光均足以相及何必翼軫參井足統黔筑之墟哉牂柯入參五度得之陳卓卓得之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張衡京房譙周此七君者皆博學而睿智賢能而誠篤凡所稱述具有本末而均無一闕明其理考其著作恰無一言即門生故吏未聞

有相為記錄者且范蠡鬼谷安知有漢時郡國哉張衡浮天儀妙絕古今鬼谷精於術京房精於數已與星學殊科范蠡張良諸葛亮霸王之佐雖勳業爛如未有異能史冊所言必無匿美陳壽稱譙周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卓蓋以周好言術數因而及之假先賢以塞眾議始作偽而拙者歟晉書不察遽加采錄不免爲卓所愚矣蜀嘉定府志據左氏以闕諸書最爲精當博白朱慶鏞重修嘉定志星野門云左傳實沈參星也唐人因之故參爲晉星晉與蜀相去遠遠其分野未必盡同如謂左氏不足據豈史記諸書

果皆足據乎唐宋史不黔去晉益遠分野必不能以參爲蜀當別有見同由是言之陳說亦未爲明也李淳風善推步者也唐太宗撰晉書因以天文志屬之所紀州郡躔次以背參屬益州宋洪邁譏其蔽於天而不知地餘子瑣瑣更無論矣遺之言曰自畢至東井爲實沈於辰在申魏之分也魏於此而得河內河東數十縣於益州不相干謬亂如此而出於李淳風之手豈非蔽於天而不知地乎一行僧病羣說之乖錯創爲精氣相感之說顯背古法淫誕不經稍有識者咸不以為然而謂可據以為典要乎他如北斗七星分野干支分野更索

之二十八宿之外尤屬無稽存而不論可也夫遇災而懼宣王以之中興天變不畏安石以之釀亂天人感召之理吾儒恒兢兢焉西書載二儀眾曜各有軌道日食星變皆可豫推定數使然無關人事語甚明快而非祇敬天威之道歷觀治平之世七政無愆衰亂之朝諸怪畢見懸象著明甚可畏也惟是星象幽杳未易測識前代間有驗者寥寥數事豈足徵信自古書亡失周禮保章氏鄭注九域於星亦有分焉其書亡矣堪輿雖有那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人自爲說異議繁